

年均环志量1万只，先后为黑龙江省增添鸟种新记录3种，
老爷岭下8种雀形目鸣禽最为典型

探秘帽儿山鸟类环志中心 共赏“飞鸟奇遇记”

夏霖 吴凡 本报记者 王铁军/文 吴伟 郭宇鹏/摄

放眼望去，尽见青山树林，鸟儿点缀天空，或跳动或静止，且让人一同去见那山，去聆听百鸟的声音。这个夏天，当你漫步在这片广袤的森林，便可听到它们清脆的歌声，若留心，还可看到它们灵动的身影。

在帽儿山老爷岭，有这样一处地方，经常演绎着“飞鸟奇遇记”，戴上鸟环的鸟，很多都会来到这里。在这里，东北林业大学的鸟类专家学者置身大自然，聚焦鸟类研究，研究其生物学与生态学规律，不断为鸟类迁徙研究与保护，以及疫源疫病监测提供科学支持。



帽儿山森林生态站。

A 帽儿山环志到174种鸟 8种典型“山里鸟” 你都认识吗？



吴伟将网住的小鸟“松绑”解救下来。

帽儿山鸟类环志中心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大型环志站。环志鸟量达24万只、174个种类，每年平均环志量1万只左右，最多达到4万只，先后为黑龙江省增添鸟种新记录3种，分别是黄腹山雀、花田鸡和欧亚鹃。

在帽儿山这片山林里，栖息着大量的雀形目鸟类，作为鸟类中最庞大的雀形目，它们广布于帽儿山的各个角落，大多为中小型鸣禽，其中，有8种十分典型，一起来认识下这些“朋友”吧。

白鹊鸽

听说过白鹊鸽吗？外号叫“张飞鸟”！这个外号好有意思！为什么叫张飞鸟呢？因为它们就像张飞一样急性子，见不得慢！

戴胜

它外号叫做“臭姑姑”、“梳着大背头”，它们的叫声像“咕咕”，而且巢穴有臭味儿，所以它们被大家称为“臭姑姑”！

黄腹山雀

它是中国特产鸟类，也被称为“黄豆蔻”。好可爱的名字！它们长什么样子？身披明亮的羽毛，尤其是鲜艳的黄色部位，非常引人注目，而且它们是害虫杀手呢！

白眉姬鹟

外号“鸭蛋黄”，就像个小蛋黄！它们和黄腹山雀长得好像啊！是的，不过和“黄豆蔻”不同，白眉姬鹟长着可爱的白眉毛，像两道明亮的弯月，可以通过眉毛的颜色来轻松区分二者。

红尾伯劳

红尾伯劳外号“屠夫鸟”，超吸睛！它红色的斗篷尾巴简直帅炸了！为啥叫做“屠夫鸟”？因为它是猎食高手，无论是蝗虫还是小鸟，只要被它盯上，统统逃不掉。

灰腹绣眼鸟

它是中国四大观赏鸟之一，真是太美了！特别是它们的双眼，如宝石一般明亮。眼圈周围环绕着明显的白色绒状短羽，形成鲜明的白眼圈，如绣品一般绚烂。正是因为这特殊的眼睛，它们才得名“绣眼鸟”。

黑喉石鵖

小型鸣禽，俗称为“黑喉石”，其体色为黑褐色，平时常常站在灌木枝头或小树顶上，具有立在石头上的习性。有意思的是，它喜欢站在灌木枝梢伺机捕食昆虫，捕到后立即返回原处。

乌鹟

乌鹟活泼好动，体型小巧，烟灰色的羽毛帅气十足。擅长追逐昆虫和跳跃树枝，长相可爱乖巧，是“小鸟界的模范生”！



白鹡鸰



黄腹山雀



戴胜



白眉姬鹟



红尾伯劳



黑喉石鵖



乌鹟

B 建站20余年作出很大贡献 “鸟类环志”原来是这样的！



刻有特定编号的金属鸟环。

携带病原体的研究内容。专家学者采集鸟类分泌物样本，将化验数据传递给全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治中心，以此来寻找禽流感的来源。

那么，什么是“鸟类环志”呢？

鸟类环志指根据标记个体研究鸟类生活史和种群动态，即给鸟儿的脚上戴上刻有特定编号的金属鸟环，环志登记后再放飞，

而鸟环上的编号相当于“身份证号”。待到其飞往他地，被当地环志中心的工作人员捕捉、观察、测量并登记相关的研究数据，进而形成多个环志中心间共享的数据库。

该数据被分析后，将有效帮助专家学者深入研究鸟类的迁徙路线和时间，研究气候对鸟类的影响，研究鸟类成幼及年龄对繁殖的影响，了解鸟类寿命以及种群变化趋势。

鸟类环志分为八个步骤:鸟类捕捉→巡网→摘鸟→鉴定→安置鸟环→测量与记录→放归→统计分析

鸟类捕捉

为捕获鸟类，工作人员会在鸟类活动频率较高的时间与地点布置鸟网。一般情况下，每年春季3、4、5月和秋季8、9、10月是环志鸟的季节。

巡网

布网后，工作人员一般每隔1到2小时巡一次网。若遇到较为炎热或寒冷的天气，会适当缩短每次巡网的时间，防止被捕的鸟儿受到伤害。

摘鸟

从鸟儿入网一侧进行摘取，按照

腿、翅、头的顺序解网取鸟。若遇到摘网困难的情况，首先保护鸟儿的生命，破网取鸟。

鉴定

对捕获的鸟进行物种鉴定。

安置鸟环

选取合适大小的鸟环，将环置于鸟儿的右腿或跗趾处。

测量与记录

除了将鸟种、环号、日期、地点等信息登记于环志记录表上，还需鉴定鸟的年龄、性别，以及测量鸟儿的体重、体长、翅

长、喙长等数据。

放归

环志完毕后，需要对鸟儿的状态进行检查。若状态良好即可就近放飞；若状态较差，需进行救治，待其状态恢复后放归。

统计分析

对长期积累的环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比如迁徙种群的性别、年龄比例分布以及停留于环志地的时长。最后，分析得出的统计学数据与模型将有助于鸟的迁徙路线的绘制和种群数量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的研究。

C 环志员每天巡网十几遍 才有了科学的研究的“大数据”

帽儿山鸟类环志中心提供的大量数据资料，揭开了诸多鸟类世界的谜团。

2002年秋，该站开始与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王勇教授合作，开展迁徙鸟生理生态研究，合作成果论文《红胁蓝尾鸲在中国东北部帽儿山地区的迁徙中途停歇生态》发表在《生态学报》。更值得骄傲的是，国际鹤类基金会主席哈里斯夫妇来访帽儿山环志站，赞誉该站环志工作走在前列，并深入网场参加了环志工作。

帽儿山鸟类环志中心不仅大大推动了国内鸟类环志工作的发展，亦形成了国际友好的合作关系，为世界鸟类环志工作贡献东

北林大力量。

同时，帽儿山鸟类环志中心还为相关人才培养提供了实习的基地。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的学生来到这里，可以学习到众多课本之外的实践内容，了解鸟类环志与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的相关知识，进而完善知识体系。

常年驻守在鸟类环志站里的吴伟老师，总是热心为前来帽儿山实习的同学讲授环志知识，并带着同学们进行野外实践实习，做巡网摘鸟、给岛上环志等工作。

吴伟老师也是帽儿山鸟类环志站的一名环志员，他向同学们讲述东林老前辈常家

传先生爱鸟、护鸟和建立环志站的故事。他带着同学们走一张张粘网，介绍环志的过程，“别小看这张不起眼的网，它可以网到从很远来的，甚至国外的小鸟，这对我们研究鸟类栖息大有用处。”吴伟老师一边讲，一边将网住的小鸟“松绑”解救下来，装到了自己的布袋里。

他向大家讲到，这些网住的小鸟回去之后，没有环的他都要给它们戴上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特制的鸟环，标明鸟名等基本信息，然后放飞；有鸟环的，他会将上面的鸟种名、身高、体重等信息记录下来，再放飞。这样就能收集到鸟类迁徙的数据，了解他们的分布、季节运动、种群结构，从而开展环境监测变化和禽流感监控研究。

“在认识小鸟、放飞小鸟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认识了许多鸟类，而且还感受到环志员的伟大，他们每天巡网十几遍，工作十分辛苦。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科学研究的‘大数据’。”参加实践课的同学表示，要向环志员学习，到大山里去探索鸟类世界的谜底，为野生动物保护一起贡献力量。